

BRIDE FOR A NIGHT

一夜新娘

〔英〕安妮·汉姆森 著 陈祖兴 王维尧 译

[英] 安妮·汉姆森 著

一夜新娘

陈祖兴 王维尧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Bride for a Night

Anne Hampson

根据美国Harlequin Presents 出版公司 1981年11月版译出

一 夜 新 娘

〔英国〕安妮·汉姆森
陈祖兴 王维尧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1 字数 119,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40册

ISBN 7-214-00023-7 / I·4

统一书号: 10100·893 定价: 1.05元

第一章

父女俩相对怒目而视。

“我决不能接受包办婚姻！”阿丽达说时颤抖得很厉害，“我不是希腊人！我母亲是英国人，我宁可去找我亲生母亲也不愿和你给我选择的那个男人结婚——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男人！”她的英语本来说得很好，可是在激烈的抗议中她不知不觉地时而讲起希腊语来。

“找你母亲！”马科斯·帕利代斯轻蔑地说，“你还在婴儿时就把你遗弃了，你难道以为她现在还会要你？”阿丽达不吭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母亲结婚才十五个月就决定脱离她的丈夫，离开塞浦路斯。一天当马科斯在尼科西亚办公时，她没有留下一句话而毫无遗憾地出走了，阿丽达于是被丢下给了至今还受马科斯雇用的她那姑母索菲娅照管。“她根本就不想知道你的死活，”马科斯接着恨恨地说，“离婚以后，又跟象她那一号人结了婚！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你母亲的一切，这也是我想要知道的一切！别再跟我提起她，明白吗？”

阿丽达点了点头，在塞浦路斯，做女儿的从来也不会想到去反对父母的意旨。所以当阿丽达知道她的婚姻已给包办了后，她感到绝望。她试图进行反抗，但是失望充满了她的心头。

“爸爸，我现在还不想出嫁，我才十七岁……”

“你的年龄可以结婚了。”他见她似乎要插嘴，便举起一只手来继续说，“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阿丽达！我费了很大劲才使人家提出这门亲事。达里乌斯·瓦拉里斯他本人就很有钱，等他父亲一死他会更富裕了。而他父亲快进坟墓，这你是知道的。这也是达里乌斯为什么急于要结婚的原因。他父亲早想看到孙子，看到瓦拉里斯家财产的继承人……”

“别说啦！”阿丽达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愿你们象对待希腊女孩子一样地对待我——只是为了给人家生孩子而结婚！”她转过身去，无力面对她父亲那严峻的脸色。她的心情非常沉重。她一直想在结婚前看到真实的有意义的生活。无论如何，她要自己选择她的丈夫，嫁给一个自己真正相爱的人。她常常为她自己的出生而哭泣——她是一半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人，而且处于她父亲的完全控制之下。使她悲哀的是，她的英国母亲为什么竟然把她抛弃了呢！

“许多姑娘都巴不得嫁给达里乌斯这样的人。”马科斯说，毫不理睬阿丽达的强烈措词。“现在要找个有钱的丈夫可没那么容易。而且他又不要你的嫁妆，这又是他的一个好处。”

“他年龄太大，和我不配！”她的语言和一对柔和的褐色眼睛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她垂着的双手捏紧拳头，冰凉而黏糊糊，她那宽广而显得很聪明的前额也是冰凉而黏糊糊的，而且冒着汗珠，呈现在她那乌黑发亮的头发之间。她的嘴在抽搐地颤动，显示出内心的紧张和痛苦。她产生过种种逃跑的念头，可这些念头都是模糊得很。因为她身无分文，而且在苦难中又无处求援。

“他今年二十四岁。比你只大了七岁。你真是在说胡话，阿丽达！”他语调生硬，瞪眼望着阿丽达。他是个没有情感的

人，他对那个因没有给他生下他所想要的儿子，却给他生了个女儿的妻子从来没有过柔情蜜意。而那位妻子犯了罪后，可耻地背弃了他，同时也丢给了他生下才四个月的女儿。她以前曾说过，她不该和一个外国人结婚。她在塞浦路斯度假期间，给那里的富于浪漫色彩的环境所迷惑；在一次跳舞会上和马科斯邂逅相遇，相识才一个月，她就嫁给了马科斯。阿丽达老是想知道她母亲的容貌、性格以及身材究竟长得怎样，有时她强烈地盼望能见到她。如果能到英国去找到自己的生身母亲那该多好啊……

“阿丽达，你在想什么呀？”父亲的温和声音打断了她的思路，她抬眼望着父亲。他还是那么漂亮，阿丽达禁不住想，难怪在他年轻时那么轻易地使她母亲成为他的魅力的牺牲者。

“我不……我不想什么。”她含糊地说，唯恐说出真情。“爸爸，我不能跟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结婚，请别逼我……”

“我已经答应了达里乌斯。”

“我也许会恨他的！”阿丽达感到喉头一阵干涩，但是她还是挣扎着继续说：“我将会恨他，首先我恨他向我求婚。”

“他可看见过你，而且他见过你之后挺喜欢你的。”说这话时他声音显得很平静，没有感情用事，同时他的一对眼睛显得呆滞而冷冰。“你会在明天晚上你们的订婚宴会上见到他的。一星期后你们就结婚。这是我们的惯例，你是一向知道的。再也不准胡闹了，阿丽达！”最后一句话他是用希腊语讲的，阿丽达皱了一下眉头。她喜欢用英语，讲英语在塞浦路斯岛是很普遍的。

“我将告诉他，我是被迫的！我希望他是个明智的正人君子，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和我结婚。”

“不准你对他讲这种话。”他父亲警告说，“记住，我的女儿，在这里，我们是用鞭子来教育犯错误的女儿的。”

“不是因为她们说出心里话吧，爸爸，”她说，“只是因为——因为……”她的嗓音渐渐低到没有声音了。她曾听到过一个姑娘因为私下和一个男人幽会而被她父亲惩罚。尽管姑娘起誓说她没有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她被人看到和那男人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就足够使她大祸临头了。

“别再说了！”马科斯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带着威胁的表情。阿丽达认输了，她垂下了头，表示顺从和尊重。可是热泪从脸颊上直淌下来。她该怎么办才能拯救自己呢？她要是有些钱那该多好……。这时她听到从大厅那儿传来了脚步声，她立刻转过头去。她的姑母走进了房间，一下子就看出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马科斯。

“阿丽达竟敢顶撞我。”他厉声说，“她不愿跟达里乌斯结婚。”他耸了耸肩膀，显得有些不耐烦，“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蠢姑娘，”姑母察觉到马科斯的不耐烦，带着责备口气说，“达里乌斯很快就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我可不在乎他的钱，索菲娅姑妈，”阿丽达大声地说，“我要和我心爱的人结婚，就象英国姑娘那样！”

她的姑母摇着头走向房间里面。她比她兄弟的心肠要软些，但她还是认为象达里乌斯这样有钱的人来求亲，对阿丽达来说该是天大的喜事。她转脸望着阿丽达，看到阿丽达脸颊上淌着眼泪，两手捏紧了拳头。

“你的美貌吸引了他，这点你到底认识了没有？你应该感到荣幸。”

“我并不感到荣幸！我恨他向我求婚！”

“面也没见过，你凭什么恨人家？”

阿丽达默不作声。说又有什么用呢？她只有遵从她父亲的意旨，再没有别的办法。

她姑母瞪着眼望着她，视线从她的前额移到了她那对又大又黑的眼睛，眼睛里含着绝望的泪水。

“也许，”她最后叹了口气说，“我当初不该劝你父亲送你到尼科西亚的英国学校里去念书。”

“我很高兴你这样做了，索菲娅姑妈，我要永远感激你。”

“关于英国她懂得太多了。”马科斯厉声说，“我不明白我当初怎么会听了你的话，索菲娅。”

阿丽达避开了她父亲的眼光。她说她要永远感激她的姑妈，这是说出了她的真心话。在英国学校里学习，使她对她母亲的语言学得更完善了。她遇到了一些英国姑娘，她们是在塞浦路斯工作的官吏的女儿，通过她们，知道了许多有关英国的情况，以及青年男女允许有在一起来往的自由，她渴望着去访问这个国家，把它和她心爱的塞浦路斯来比较一下，尽管塞浦路斯的习俗对她加以重重束缚。只是在几个月前当她的父亲提到她不久该结婚的时候，她才感到不快，才渴望着在安定下来过婚后的约束生活之前有机会展翅高飞。

“孩子，当你开始有自己的儿女时，你会感到很幸福的。”索菲娅姑妈说这些话，希望能宽慰她的侄女。可是阿丽达听了这话显然不寒而栗。她怎么能给她所不爱的男人生儿育女

呢！

“我还是死了的好！”她哭喊着，恳求地望着姑母说。

“救救我……亲爱的索菲娅姑妈，你救救我吧！”

“到你的房里去！”马科斯指着门口命令地说，“我已经听腻了你的废话！你必须跟我所选择的人结婚，就象所有的姑娘必须跟她们父母为她们选择的人结婚一样！”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结婚礼服去教堂——象童话故事里那种镶边的绸缎长衣，戴着面纱、捧着鲜花。她那柔弱的脸部毫无表情，如同石像一样。她从没有朝她身边的那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希腊男人看一眼。他有着一头黑发，一双刺透到她心灵深处的锐利的黑眼睛，就是这个男人看见她一次后，便以希腊的传统方式向她求婚……对她的内心活动，他漠不关心，对和他结婚会使阿丽达感到厌恶这一事实，他也满不在乎。他的父亲曾经要求他有个继承人。出于对他那正在缓慢而又痛苦地接近死亡的老父的深爱，他也曾同意这样做。给他生下一个他所渴望着的孩子，将是阿丽达给他带来的幸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达里乌斯此刻和她并肩站着听那个黑胡子教士用单调沉闷的声调说希腊语，竟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她的不幸。她觉得从来没有一个新娘象她这样孤独过。

这是一次非常时髦的婚礼，完全不同于典型的农村婚礼，在农村的婚礼仪式中，宴会是在室外阳光中举行的，通常是在作为新娘嫁妆中一部分的一块土地上举行的。这次盛大的婚宴是在尼科西亚的希尔顿旅馆举行的。一切都准备得符合惯例。客人们也都象新郎一样的有财有势。他们将去雅典度

蜜月。达里乌斯对一切都安排就绪，其中包括阿丽达的出国护照。她的护照和几个手提箱都在楼上的房里。就在那间房里她将和达里乌斯度过新婚第一夜。次日早晨他们将搭机飞往雅典，在那儿呆上两个星期，然后回到塞浦路斯来定居在帕福斯的一座俯瞰大海的、美丽的白色别墅里。

阿丽达一直沉默着，脸色象百合花那样苍白。当她进入摆着宴席的屋子时几乎连眼皮也没抖动一下。她坐在她那陌生的新郎旁边，冷冰冰地，毫无表情地用“是”或“不”来回答他的问话。她的态度开始激起了达里乌斯的愤怒。她注意到他那异教徒式的脸部出现了粗鲁的表情。她不考虑他内心是否痛苦，她倒是希望他不高兴，希望他已经开始后悔向她求亲。他不是知道她一半是英国血统的吗？因而当然也知道她会憎恨这桩包办婚姻的。她让客人给她拍照，可是她站在新郎身旁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她显得娇弱，温柔，十分美丽——可就不是她一直所想象的在她结婚的一天所应表现出来的那样容光焕发。

宴会结束了。有些客人纷纷离席告别。但是，也有一些客人走上前来把纸币别在阿丽达的衣服上。这一风俗在农村的婚礼上一直很流行，但是在新式的婚礼中，这种风俗几乎已经消失……而在这个婚礼上新郎新娘的衣服却也给别上了纸币。阿丽达向下瞥了一眼，钞票中有一张票面不少于一百塞浦路斯镑，还有好几张是五十镑的……钱……

当她想到一有钱，有足够的钱好让她去英国，她的心因激动而剧烈地跳起来。

达里乌斯走上前来，他举起他那傲慢的手，不让客人再给她身上别钱。阿丽达简直恨死了他。不过，她心想钱已经

是够多的了。

新婚的套房是白色的，一切奢侈品应有尽有。阿丽达站在卧室中间，举目环视了一下，她仍穿着结婚礼服，按惯例直等到最后一个客人辞别离去。婚礼上人们又是跳舞，又是喝酒，又是欢笑。宴会一结束客人们先后走了，但也有很多客人留到半夜后才走。她怀疑男客中在传说笑话，她恨所有这些人。除了她邀请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英国姑娘外，她恨每一个客人。

当她丈夫走进新房随手把门关上时，她转过身来。她望着他，感到很吃惊。她直到现在还没有端详过他的面貌，而且也没有注意到他那完美的体格。他比大多数希腊人长得高而瘦，腰细肩宽。他穿的结婚礼服非常合身，他的衬衫给褐色的颈脖陪衬得格外洁白。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大些，可是他脸上慢慢展现出来的笑容给他的脸添上了几乎是一种稚气。

她背向他转身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意识到一股怒火在他身上延烧。希腊男人是不习惯于受他们的妻子对他们的态度如此傲慢和冷漠的。

“转过身来。”达里乌斯用一种语调虽然温和，却带有一种警告的口吻说。阿丽达顺从地转过身来，看到了他那面具似的脸。她看到他那咬紧的牙床骨和紧闭的嘴唇，他的嘴唇在平时，象大多数希腊男子那样，是给人美感的。她的眼光移到了他那深陷的双颊上边两个突出的颧骨上。他显得可怕，使人望而生畏。

他命令似地伸出双手，阿丽达顺从地把自己的双手放进他的手掌。当他把她搂入他怀里时，阿丽达不禁战栗起来，他那搂着她的手臂是那么强壮有力，他的身躯象铁块一样坚

实，她本能地扭着身子并在绝望中恳求着说：

“不……我还没有机会来了解你。请让我今夜一个人过——请离开我，我求求你！”

他那双黑眼睛亮了起来，失望笼罩了她的心头。不管她怎样苦苦要求，看来他是不会放过她的。他会向她显示他现在已经是她的主人，他也会教她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她又一次痛苦地叫着说：“我妈妈为什么要遗弃我啊！”她本能地感到她的态度使达里乌斯惊奇，因为他认为跟象他那样有钱财有地位的男人结婚，阿丽达会理所当然地衷心感激的。

“你是要求我在我们新婚第一夜离开你？”他那挺直乌黑的眉毛微微一扬，“你真是太荒唐了，阿丽达。”

“我不了解你！”阿丽达说，“我是被强迫来结婚的——被强迫和一个陌生人结婚的！你难道一点也不怜悯我，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心境吗？”她眼睛里闪动着泪珠，她用柔和而恳求的颤抖语调接下去说，“我求求你，达里乌斯——求求你给一些时间来了解你。我保证，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她的话声缓缓停了下来，流露出绝望的沉默。这种低声下气的请求有什么用呢？达里乌斯就象他父亲和大多数希腊男人一样，是硬心肠的。突然她想起那些钱，那些她解开别针取下来藏进收紧的袖口里的钱。她能感到那些挺括的纸币和那新纸币抵着她的皮肤所引起的轻微不舒服。她小心翼翼地不让纸币发出沙沙的声音来，以免被她丈夫察觉到而从她那儿拿去。

他的眼睛闪亮着一种难看的光。他从婚礼一开始直到宴会结束一直在注意着她。阿丽达知道，她毫无表情的脸部所隐藏的内心活动，达里乌斯是能察觉到的。但是达里乌斯，

由于本人的傲慢，没有预料到会遇到反抗。这儿的女人都是温顺的，她们一生下来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因此达里乌斯一心指望他那年轻的新娘在完全顺从他的意志中，心甘情愿地失去她的处女贞操。可是阿丽达却不是那样的姑娘，她挺直地站在那儿，冷冰冰的一点反应也没有，她的脸色紧张而苍白，她那黑色的眼睛里燃烧着憎恨的火焰。

达里乌斯一直生活在塞浦路斯，他自幼受到这样的教育，认为男性是至高无上的，高得简直达到象神一样的程度，而他们的妻子却全是凡人，她们必须顺从于男人。阿丽达原先还想象她顶撞达里乌斯对他可以起到感化作用。但是当她观察他脸上表情时，她明白是达里乌斯在主宰着她。他被激怒了，她心想，他怒火中烧。

“过来！”他指着他脚边一块地方粗暴地命令说。

阿丽达摇摇头，她的心怦怦地剧烈跳动着，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象要瘫痪似的。

“我不——不要——！”她再也说不下去。她丈夫突然伸出一只手来抓住她的手腕，他那铁一样坚硬的手愈捏愈紧，最后粗野地把她拉向怀里，阿丽达痛得差点喘不过气来。他的搂抱象是铁索捆绑一样，他那冷酷无情的嘴紧压着她温柔而毫无反应的嘴唇。她的漠然的态度使他生气。

“把衣服脱掉！”达里乌斯命令着说。

她只是一味地摇头。由于恐惧和不幸，她的喉头象堵塞住似地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的心仍在狂跳着。达里乌斯突然把她扳过身来，并伸手将她衣服上的拉链猛地往下一拉，她身上的衣服一下子落到了地板上。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在袖口里的那些钱，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她顺从地从掉在地

上的衣服上跨出去，接着达里乌斯抓起衣服把它撂向一只椅子。她心里很紧张，眼睁睁地看着一只衣袖翻掠过椅子的一边掉落在地板上。幸好钱是在另一只袖子里。阿丽达知道，今夜里是无法逃出他的手掌了……可是明天……是的，她有钱，也有出国护照。她决定明天一定要设法逃出去……

当阿丽达拉开窗帘望着窗外起伏着的棕榈树、紫茉莉和火红的木槿属植物时，清晨的太阳已经很明亮。整个世界显得那么美好。她的丈夫还在沉睡着。她轻轻地走到放着她结婚礼服的椅子，又悄悄地从袖口里抽出纸币。她点了一下，竟有五百多镑，阿丽达真是感到惊喜。其中两张票面都是一百塞浦路斯镑。其余的每张都是五十镑。在农村的婚礼上客人们通常最多只给五镑。但是在象达里乌斯和阿丽达这样人家的婚礼上，客人们给的钱当然不会少于五十镑。

有了这么多的钱，就给阿丽达带来了她前所未有过的信心。她要去找她的母亲。她不知道该怎样找法。但是她的决心是这么大，以至她认为她不可能遭遇失败。幸运的是，她曾经听到她父亲在和索菲娅姑妈谈话时提到过她母亲做姑娘时的姓氏——蒙特切斯内。阿丽达现在觉得她至少能找到一些她母亲的家族里的人，通过这些人她就可以找到母亲。

她曾经听说过，在英国电台广播中有一档叫做“现在你在哪里？”的节目，人们常常通过这一广播节目而找到了失散的亲属。于是她决定也做一次这样的尝试，让电台广播她的要求。当然，此刻她的打算还是模糊的。她知道只有当她逃离了她的丈夫，并在英国大饭店里住下来以后，她才有可能头脑清楚地考虑问题，才能着手去寻找她的母亲。在把钱

放进包里去时，阿丽达心想，那些在她身上别钱的人，哪里会料想到她们的钱竟会做如此用场。

她的丈夫在床上翻动了一下，阿丽达赶忙转过身来。达里乌斯茫然地注视了她一下，随即对她微微笑着。她勉强地报以淡淡的一笑，这是由于她突然害怕她会暴露自己的思想。不，她绝不能引起他的怀疑！要是他产生怀疑，她确信他会把她象罪犯一样地看管起来的。

“你睡得好吗？”这平凡的问话解除了她神经上的紧张，她的笑意也加深了。

“太好了，谢谢你。”

“你过来。”

她犹豫地站着，她怪自己延误了脱身的计划。她想在达里乌斯去洗澡时，甚至在吃早饭前脱身。

“我——哦——想要——要洗个澡。”阿丽达结结巴巴地说。可是达里乌斯打断了她的话，突然改变了语调象下命令似地说：“我说，你过来！你该立刻学会服从我！”

她小心翼翼地听从了他的话，她痛苦地回忆起从躺摇篮的时代起就学会了服从，一直意识到父亲的权威，事实上，也是一切男子的权威，不管是父亲、兄弟、还是丈夫。可是在英国，情况就不同了，在那儿男女是平等的。她深深相信她的同学们讲的话。要是能和丈夫一起讨论计划而不是一味温顺地听从丈夫的计划，那可有多好啊。在这样的夫妇结合中有着一一种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关系，这对东方的女人来说是一无所知的。

达里乌斯在等她慢慢走近床边，当阿丽达一走到床前，他就伸出双臂把她拉过来，搂倒在自己身上。似乎过了好长

好长时间，他才松手放开了她，她头脑昏昏地站起身来，然后走进浴室。洗过浴后，她觉得身上干净多了，似乎那些使她感到厌恶的污染物也从她肉体上洗掉了似的。

钱和出国护照都已经在她的手提包里了。她趁达里乌斯到浴室里去，匆匆地把一些住旅馆所必需的东西装进了手提箱。在她丈夫从浴室里出来之前就离开这地方。当她打开卧室的门走到套房的起居室时，她还听到浴室拍击水的声音。打从那儿她悄悄地进入走廊，接着朝电梯奔跑过去。一到底楼，在大门口凑巧停着一辆出租汽车，她就一头钻进车里。

“请开往累梅索斯。”她喘着气说，“我有急事！我得赶上一班船。”

“行。”

车子到达累梅索斯，她付了车资，目送着汽车驶离码头。接着她又雇了一辆汽车，这次她却乘车回到尼科西亚去，到了尼科西亚，她一下车，又立刻登上另一辆，这一次才是开往飞机场。在机场她打听着飞往英国客机的班次，她总认为在登上飞机之前她必须藏身在什么地方，不能露面。可是出乎她意料，在一小时内正好有一架客机飞往雅典，机上还有一个空位。人们告诉她，在雅典她很快可以换机飞往伦敦，而且飞机票也可以设法买到。

在一小时的候机时间里，恐惧一直沉重地压着她的心头。她希望她把这次行动掩蔽得很好，使她的丈夫捉摸不住她的去向，想不到她会在飞机场。即使他凑巧遇上第一辆出租汽车，那么车上的驾驶员也只会告诉他，她是去累梅索斯赶乘轮船的。可是说不定那天没有班船，这达里乌斯也完全可能知道的，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会去累梅索斯的，因为他所

知道的就是阿丽达已经上那儿去了。

阿丽达终于乘上飞机，但是只有在飞机起飞的时候阿丽达才真正地感到自己能自由地呼吸。她自由了！可爸爸会怎样想呢？怪谁呢？这全怪他自己，干吗要强迫她和一个她并不需要的人结婚呢？索菲娅姑妈也会感到烦恼的，可是阿丽达认为她姑妈是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地责备她侄女的。她姑妈总是比她兄弟能更多地容忍她，考虑到她是半个英国人。

阿丽达的思想飘忽不定，一会儿想到她的一夜丈夫，一会儿又想到她的父亲。接着又想到她丈夫所有那些朋友，也想到达里乌斯将为他结婚才一天妻子就离开他这一丑事而蒙受的羞辱。她也想到达里乌斯的父亲，他才是这一切不幸的真正制造者。他不会再快活了，但是这没有使阿丽达感到丝毫不安，她干吗要去为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一面的人操心呢？

可是她的母亲会怎样对待她呢？她会不会乐意把在襁褓时期所抛弃掉的孩子接纳到她家里去呢？即使母亲拒绝收留她，她还是要留在伦敦的。她要找一個活干——诸如管理家务，因为这是她唯一能做的工作，这总比给一个她所不爱的男人当奴隶要强，这个男人之所以要和她结婚的唯一原因就是要使自己的父亲高兴。

飞机终于在雅典着陆，阿丽达的第一段旅程结束了。接着是飞机在伦敦着陆，她内心感到极度的兴奋。她拎着一只小手提箱通过了海关检查。她所有的塞浦路斯货币都在她的手提包里，而她却不知道她在机场里也可以兑换一些英国货币，她打算在第二天早上到伦敦的银行里去兑换。她确是非常感激塞浦路斯学校里的女同学，主要由于她们，她才知道伦敦的许多情况。